

# 那天，我向學生們怒吼

2008-10-20 A12 中國時報

【黃樹仁】

對我而言，在大學任教的重大痛苦來源是教室外的喧嘩。

上星期四下午特別嚴重。某班學生穿著各自高中制服在室內中庭裡狂歡忘形，以致於我請他們安靜時，完全沒人聽到。幾番提高音量仍無人注意，最後我不得不大吼，才使他們安靜下來。這是我任教大學十餘年最挫折傷感的一天。因為這些學生喧鬧如野獸，而我被迫充當馴獸師，兩者都遠離了大學的自我期許。

為什麼我們的大學生如此吵鬧？

其實，只要有人提醒，學生通常會立刻停止喧嘩，甚至道歉。這顯示他們知道喧嘩擾人是不對的。他們不是蓄意擾人，只是經常不自覺的興奮失控。這不是品德問題，而是教養問題。原因是他們生長在喧嘩的社會裡，潛移默化，養成大嗓門的習慣。稍不留意，就會旁若無人，喧嘩不已。

農業社會裡，鄰人隔田相望，通信靠吼。這種環境，使人養成大嗓門的習慣。但現代手機社會，談話不必遠距互吼。愈來愈多工作涉及複雜的知識或文書，需要專注與思考，容不得分心。都市人口密集，一家大聲十家擾。噪音成了公害，不僅刺耳，且使人心浮氣躁，有害身心健康。

台灣社會轉變迅速，台灣人也逐漸放低嗓門。但最應安靜的大學卻仍籠罩在日夜喧囂裡，更不必說其他場合。我們的文明水準仍有努力餘地。如何加速文明化進程？要一一提醒個人自制是很難的。但若各種社會機構能改進制度作為，減少不必要的噪音，將可造就比較安靜的生活環境。以下是幾點觀察與建議。

台灣的中小學是養成國民喧鬧習性的首要機制。朝會必用擴音器，終日不時校內廣播。聲音遠傳，強迫周遭居民聽訓。運動會時廣播狂呼更是鄰居的惡夢。大聲廣播的學校當然培養出大嗓門的學生。校長們何不在使用擴音器時派人到校外測量音量？廣播以校內聽到為度，避免擾鄰，而且養成師生輕聲細語的習慣。

其次，台灣的醫院、郵局、政府機關的服務櫃台不僅使用燈號，而且普遍配合播音叫號來服務顧客。理由顯然是擔心盲人看不到燈號。但台灣街巷崎嶇難行，盲人根本不可能單獨出門看病辦事，有人陪伴，不需播音。即使偶爾真有盲人獨行上門，目前各處都有志工，陪同服務綽綽有餘。即使沒有志工，由工作人員特別照顧，

次數極少，應該不難。實在沒有必要濫用播音來折磨多數人。各機構何不實驗停播，觀察效果？

其次，台灣商場普遍播音促銷，大聲叫賣吆喝，呼喚試吃。在西方國家非常安靜的連鎖店，到了台灣就喧囂不已。難道是認定台灣人水準低嗎？顧客都識字，看得懂促銷標誌，有必要叫喊嗎？大老闆們都見過世面，何不嘗試文明的經營方式？何不做個實驗，看看停止噪音轟炸是否真的影響業績？或者反而促進企業形象？

其次，等候室、飲食店等持續播放電視，對許多人而言是種折磨。老闆們或許擔心關掉電視會失去某些顧客。但停播電視，也可能會吸引偏好安靜的顧客。何不嘗試市場區隔？何不做市場調查？誰說人人都愛看電視？

台灣已進步到公共場所禁菸，該是減少噪音的時候了。消除不必要的噪音，學會安靜，是文明進步的一環，培養現代國民所必要。

（作者為台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）